田間文集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五

祭文

祭楊忠烈公文 代魏子存學憲作

嗚呼古今來建天下之大功犯天下之大難不幸而爲忠臣烈士成天下之大名者皆氣爲之也子輿氏所爲集義以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者此氣是也是故金石可毀而此氣不毀星辰可移而此氣不移世界可壞而此氣不壞功業可朽而此氣不朽易代而下其人與事俱往矣而使人讀其書則凜然以生過其里則慨然以慕是誰爲之乎氣感之也而況先世有同氣之孚

其感更有不容已者乎明當熹廟時天下之忠臣烈士中璫禍者幾一網盡之惟我忠烈公首攖其鋒先忠節及諸君子繼之同時蒙難以死於時公氣最盛擊璫最早言亦最激璫恨亦最深公名亦最著今去公之殁幾五十年矣問述公之爭封后爭移宮諸大案慷慨激昂如見公之鬚眉焉如聞公之音欬焉如覩公奮臂戟手以爭在朝諸老碌碌因公以成事焉讀二十四大罪疏明目張膽如親覩齊太史書崔杼之簡朱游請斬佞人之劍董宣斃公主奴之挺段司農擊朱泚之笏嗚呼誰爲爲之氣爲之也璫懾于公之氣而不敢動者久之乃

二三鷹犬必欲因璫殺公以及先忠節諸君子而翕訿之徒相與引繩披根猶謂公爭移宮太驟擊璫太猛以爲從來國事之壞君子之禍皆由激之而成嗚呼移宮不驟則宮不可移也擊璫不猛則璫罪不暴也當國家陽九百六之會國事旣不容不壞君子旣不容不禍就使諸君子不激一槩脂韋滑梯主調停之說吾不知彼小人者果能潛消而默化否耶夫君子之禍天爲之也君子之激亦天爲之也不激則禍不成不激則氣亦不見天蓋早搆一禍端以成其必激之勢所以禍其身於一時而存其氣於萬世彼闒然無氣者烏足以知之公

旣特立眞容先忠節亦落落寡與徒以氣相感不介而
孚故其忤璫也亦不謀而合及六君子並逮惟先忠節
左忠毅與公三人受刑極慘以同日死屍同出於牢戶
血肉狼藉齒髮幾不能辨嗚呼傷哉生同仇死同慘氣
之同者固無所不同如此哉以氣論之公得其雄先忠
節得其大要皆子輿氏所爲集義以生者是也嗚呼公
之氣足以充塞兩間使地震天昏而不能啓人主之悟
公之氣足以昭格嶽神使芝生犴狴而不能釋小人之
慍公之氣足以感大河南北數千里童叟婦媪盆香哭
踊以祝其生還而不能回操刀媚璫者之心今去公幾

將矣國家既改玉改步矣向之所爲小人者焰銷臭遏
且求爲草木腐朽而不可得而公之氣猶昭回於日星
河嶽之間予小子奉 簡書視學三楚過公之里眺其
山川思公之登覽焉歷其城市思公之游處焉見其父
老思公之齒讓焉校其子弟思公之教澤焉恨生也晚
不及見公而心目間時有一公則以氣見之也緣通家
之誼拜公祠廟瞻公木主庶幾從几筵榱桷間愾然僾
然以見公之氣而已公與先忠節騎箕排闥之餘聞某
褒語倘亦粲然顧笑謂小子之言之尚不謬於國乘悖
於家學矣乎

哭仲馭墓文

嗚呼吾兄之殁距今二十七年矣墓木已拱宿草屢青而徐孺之絮遠道始將羊曇之淚歷久彌湧嗚呼賦招魂於絕域泣幽夢於故園固不待望丘隴而與悲撫松楸而長慟也兄家世高華科名早達文章爍於奎壁義氣歸諸箕尾其殁也輔臣特訟其孤忠明主親優其䘏卹名震瀕海節著千秋弟何哀焉弟之哀惟是述交好之始終敘死葬之本末仲紙腸斷搦筆涕零方兄之宦留都也聲華照耀於中朝才情傾動於南國鳳凰臺上名士之宴時開司馬門前上客之履交錯弟也謬以虛

聲壓蒙清問自惟衰經羞曳長裾旋有文部之選直比頭陀之寺空開求羊之徑莫過羅雀之門弟懷刺以投兄倒屣而出惟府古樹初昏寒鴉吹雪吏人早散燈火欲殘遂置北海之樽兼設南州之榻酒酣以後盡出詩篇狂醉之餘公然黠竄何期直筆有當虛懷即擬棄官相邀共學孳孳之命已下終養之請愈堅送別都門共攀楊柳言歸子舍遙贈黃花遠訃初聞束芻親致正當哀毀之日還申嚬昔之言值吳質之南來鑑在適人稱自閩還三千指孫弘之東閣答句于秋架上抽書賭誦玉臺之序樽前限韻罰依金谷之杯兄才既遠過應劉思必求

歷元白研匣不離於枕畔藥裢雜置於牀邊爭言病肺切忌嘔心而兄閒麗句而神怡誦清文而疾去自謂筆墨可當刀圭於是花榭藥欄總供詩料銀箏翠管妙發文心郭璞之錦長新掞懷而出江淹之花不謝搖筆卽成當斯之時可謂樂矣詎意福過災至樂盡悲來以

烈皇帝堯舜之君遂有甲申三月之事天摧地裂海岳爭號國破君亡身家何論送我西上腐書當事勸定立賢之策早誓報仇之師已而南渡有君宵人柄政名流遠逝黨禍旋興兄載我以後車匿我於複壁親族皆爲竊慮株連實所甘心妻孥至而推宅以居饔飱絕而分

廩以繼雖朱家之於季布孫嵩之於趙邠北是高誼未爲絕德追追捕日急恫喝頻來兄知衆孥之難弭念窮鳥之焉往遂令潛踪郭外〔爲我假寓嫂兒〕變姓村中相去匪遙時來慰問夕陽在樹操小艇以到門荒舍臨溪坐斷橋而敘濟誠不自知其感激何心悽愴何故矣未幾鐵馬突江背衣北狩三吳之義旗雲起兩越之羽檄星馳兄自惟宰相之子世受國恩上秉家尊之指揮下因門將之羣聚傾家措餉背衆聯兵三泖五湖飈合嚮應弟以丁命獲庇許身從軍出入相隨生死不避其如大勢已去人心漸解本皆烏合之衆爭爲兔脫之謀烽火燭天

磯聲震地兄知事且必敗而志不可回父命寧違人言豈信痛庭階在棄誓此生不入郭門念國課誰輸許令年盡蠲租戶（比論紀綱日吾今年收租納誰賦也悉免之）扁舟忽去翻重誰司諸將爭分儒生獨守倏焉返棹急命移舟盛藥湛瀆之安且通閩嶠之路弟綿惙臥病挾妻子以相從兄踴躍前驅爭追隨而恐後比至震澤風月甚佳橋畔聞吹簫之聲市上無談兵之事弟與閣公克咸懷刺登峽往看熊魚山先生兄同吳子鑑在解帶維舟羽箭突如戈船蝟集兄忘衆寡之不敵猶攘袂以誓師念鋒刃之難加遂褰裳而赴水嗚呼軍已盡矣還奮睢陽之髯檄誰草耶竟

踐駱丞之夢（起兵日鑑在夢騎 賓王題何其宅）崑岡失火玉石同焦滄海絕流魚龍並爛遂使我糟糠之嫦嫡稚之兒提抱之女皆枕籍於波濤宛轉於刀俎懷中之鏡無蔡重圓掌上之珠何香可返嗚呼傷矣爾乃雨聲徹夜江岓皆平天色微明人鬼莫辨弟也獨沿堤畔方號泣以求屍兄乃突起波心隨招呼而近岓水方奔注屍竟截流（水東下屍隨手招截流而來）植立如生引手斯得力弱無援獨擎衝冠之怒髮人來協助並獲牽裙之稚子（小僮秋煙持其裙抵死不舍）嗚呼朋友之誼主僕之誼幽明無間生死不離一市為之傷嗟路人莫不感歎豈不痛哉諒非誣矣血淚欲枯棺衾

粗備含殮之視未舉風鴇之警旋奔遂吹蓰以達閭乃躡屩而謁帝上書請邮太常之賜早優拜命之官司隸之儀暫覩再奔嶺表忝厠禁林每對春花萬里腸廻於武水時聞夜雨三更夢繞於吳江虛擬再與同測天意乘輿相失蠻峒偷生萬死歸來所存一子乃復被害於盜兒仇於官嗚呼鋒鏑餘生仍遭慘死妻兒何罪總無令終弟之業也兒母恫乎嗚呼兒身殉大節倘獲首丘死沒淚淵還歸先隴合室無累高堂不驚今之來也見第宅未毀僮僕猶存寡妻守嫠嗣孫在塾所可傷者惟是吟詩三徑盡委蒿萊宿客層軒半栖井竈耳以視後

兄死者身首狼藉於棄市妻女凌辱以分旗骨肉飄零田園籍沒兄爲幸矣知兄者言兄不沉震澤之波定罹松江之禍倘歸身於閩粵必委骨於滇黔揆兄之志値斯之時理無可生勢惟有死卽震澤之難脫者四人然而充戍磔死於霞關（丙戌秋被獲下獄瘐死）鑑在遺骸於象郡（奔命以死）閣公流離島上甫登岍而云亾弟也窮餓困閒有孝于而被殺由是論之弟之生不如兄之死諸子死之少遲豈勝於兄死之獨早也痛兄之早死考兄之平生嗚呼以心術決吉凶以文章驗修短由兄觀之斯言謬矣惟是叔寶神清共知其年不壽長卿病渴常愁此疾難

痊與展轉於婦人之手魂迷閨閣寧慷慨成丈夫之志氣作山河諸如此說皆吾人痛哭之餘爲兄作解脣之語兄之視死寧有恨乎相國鑒茲可以瞑矣

哭徐復菴文

嗚呼先生返自海外歿於嶺表旅櫬萬里歸殯先塋凡幾年矣某靦顏偷生聞聲飲泣今始因依老友重到菰城浮尚上之遺孤哭江頭之繐帳嗚呼悲矣乙酉之夏三吳潰亂兄及仲馭瀝酒訂盟明知事不可爲惟是義不容已矣社已灰身家何惜一籌未展令室早藏巖岸之難仲馭隕命繫我與兄罹禍最慘兄惟孺人得全我

祇一子未死滿眼骨肉杭籍波濤行路傷心舉市酸鼻人非木石何以爲情猶記遇難之夕投宿沈聖符之聽軒爐在克咸同栖一榻明月忽斂苦雨凄來中夜陡寒牛衣共覆弟扶病起立徘徊達曉兄枕吾兒以寢兒抱兄足而泣兄雖吞聲無語徹夜涕零詰朝收愛子於江滸歸老妻於故里揮手長號有血無淚爾廼翩然獨邁結伴前旂弟且收殮遺骸再罹鋒鏑僅而不死追赴閩嶠漳浦夫子奇兄之節憫弟之癡並登薦章弟猶未達兄乞外任司李天興惟時十月爲兄悔遲宏男獲茲佳偶合巹之夕悲喜交蘘今思之已二十八年矣次年弟

參汀幕值吾師殉節訃聞相持大慟臨岐執手勉以毋負夙志毋忘師恩嗚呼患難弟兄天涯骨肉離別之際語出涕隨詎意此別遂成千古耶兄之從張大司馬而東也僑弟改任延平寄我手書諄諄前戒迺乘風未幾八閩土崩弟苟免一身困伏三載間道奔粵露肘朝天覩司隸之有章悵拾遺之不至己丑春落疏遠達稍悉孤踪紿使之回附書問問到耶未到耶璽書屢趣陛見杳如豈使命未達耶抑志在驅揚不欲披闥侍從之班著作之林耶抑有所牽制而不得來耶庚寅之變東西相失追扈無從弟披緇托鉢携兒度嶺每於艱危瀕死

時念吾師之抗節仲馭之捐軀老兄之長往不返未嘗不拊膺自愧視死如飴矣既返江村萬緒灰冷然或聞東南風起輒跛足生還冀破涕爲笑之有日也詎意田橫之島不守管寧之客難留渡海幾時而竟以喪歸耶嗚呼死而首丘非先生之志也然使先生終獲首丘不可謂先生之孤非孝子也嗚呼此藐諸者卽司李時聞夫人之所出也生於海隅長於天末目不覩鄉國之俗耳不聞里社之音迺能扶旅櫬以歸求吉壤以葬天以孝子報忠臣死而有知寧不爲少慰耶若弟不如兄萬矣向者兩夜抱足而泣之兒亦既娶婦生子無端死於

盜手當事諱盜至痛莫仲有三子三女婚嫁之事反以累予衰白之翁視兄之瞑然長逝身後付之冢兒其苦樂相去何如耶人誰不死同學同事今復誰存大樽旣累及諸賢瑗公且絕其後嗣卽震澤同難者五人仲馭沈淵以外充咸磔死於霞關頭顱莫辨㳫在絕命於西粤骸骨未返弟之老境若此死勝於生豈如兄之得全膚髮考終天年老友爲之護喪孤兒爲之返葬合而較之兄猶可謂身名俱泰者矣惟是武靜兄爲兄之故困躓以死不及一見訴此悲號泉路相逢自可一握爲笑也兄遺稾俱存大節已著千秋而後誰不知有徐復菴

者而弟猶絮語銜悲耶嗚呼身世茫茫百感交集惟先生知我之悲有不容不悲者耳

樅陽合祭方中丞貞述公文

嗚呼哀哉民之無祿天不憖遺先生之生也蓋申甫之降嶽其死也則傅說之騎箕適來也有爲適去也有時先生豈無所以不死者而去來之際一聽乎造物者之所爲今已偃然寢於巨室矣吾儕又何爲噭噭然以哭隨之乎嗚呼三代直道未泯於人心也吾儕之哭也既不能強之使哭其悲也亦不能禁其勿悲先生立朝爲直節之臣居官爲廉幹之吏在家爲純孝之子在鄉爲

禮義之師天下望之爲日星爲河岳閭里以之爲怙恃爲蓍龜雖吾儕之囿於聞𨵦不足以窺其德之萬一而其卓然難掩者則時亦得之目擊而聽諸口碑先生之筮仕嘉定也剔奸蠹弊保民之政不可勝紀至於攖苑尚書之鋒釋高孝廉之纍雖古强項吏何以逾兹洎以循良高等擢置樞司法繩悍將申飭國威惟魏良卿之冒爵既盈庭之弟靡先生死不奉詔雖由是忤璫以削職而疾風勁草至今猶神竦其孤危　烈皇求舊起公於田單車就道火房獨棲革九邊之積蠹劃方司之陋規蓋自東山劉公以後至先生而始內遷卿寺者以爲

特達之知文孝之感廬墓泣血鶴鶴其鹿燁燁其芝雖先生諱而不言而至孝感召誰不嘖嘖以稱許嗚呼甲戌之變閩撫逃矣火燎於原撲滅伊誰先生有功不居有蒻不辯知公道之在人復何為鬱邑而欷歔及其開府於楚楚事已潰虎方磨牙厲吻養之者猶欲事其羈縻惟先生撫剿異議以致輿曳牛掣束手莫施然而一年之間陵落不毀疆域未虧徒以意旨乖總理以門戶忤督師用香油坪之一敗赫焉就逮其不以封疆死市曹者幾希迨先生去楚搆先生者相繼得罪楚人不勝其牒爛如涕泣以寵恩已而賜環陛見膺命屯田曾幾

何時而遂有甲申三月之事嗚呼天崩地折率土銜悲大厦覆矣一木豈支南奔行在日月焉依豈豺狼之當道搏善類以爲嬉長公跳至脛血淋漓黨人大索亡命天涯嗚呼先生於此時也寧復有生理乎家禍既烈國祚旋移何以報國惟死是祈其不遽死也徒以有太夫人之在闈太夫人厥世先生且六十矣居廬食粥曾不以垂老少節其哀惟彼大君昂霄其姿承歡朝夕隻影凄其天胡不弔玉折蘭摧顧趨庭之絕迹盼遠人以來遲幸諸孫之遶膝聊娛情於含飴遠人既至泣焉死灰緘閉割愛顔色永違親戚交謫先生曰噫大報恩者是

出家兒嗚呼先生與傭兒伍與田叟比儗家鄰之猶在甘小人之凌欺十年以來生產荒落形骸支離租稅聽雀鼠之飽逋負畏吏胥之追吾儕之待先生見其倏焉以笑而倏焉以嘻方言語之有序忽不自知其謬迷好先生者深憂其疾而迂先生者咸笑其癡豈古之所謂陽狂喑啞者比耶然而浮沉城市人亦不以是見疑嗚呼先生壽止此耶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彼年垂老耋猶不免老父之譏則先生豈真有不欲自全者而故長顑頷以至於斯先生之眷樅人也蓋以祖父墳墓近在樅水之湄先生歲時往來於此地凡民隱之無告者

無不達也其曲爲區晝者無不宜也與少者言依於孝與老者言依於慈爲市人言依於生理爲士人言依於書詩先生歿矣吾何所歸嗚呼利澤之及物者有盡教思之在人者不衰今日之哭先生蓋有不期哀而哀者固無論夫知與不知嗚呼哀哉

哭楊嘉樹文

嗚呼嘉樹歿耶命矣夫天生子之才以子之好學篤行而名利二無所成竟拂鬱以坷以死謂讀書爲善之無不報徒虛語耳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吾初識子於白鹿方中丞公家塾爲公孫有懷從子受書是時子年纔二十

三順然玉立詩書之氣溢於眉間吾蓋心識之已有事於合明便造君廬因得見尊公春圃翁及令弟蕩玉庭闈矩範斑然可風予之欲託於肺腑之末蓋自此矣此後游處相値盡覩予之詩古文辭賞歎之下隨爲點定略無諱焉念予之虛心請益寧忍不盡告以吾之所知而予之詩文亦以是大進予爲予之六年詩序可以見兩人相與之誠矣予以筆墨備生入諸侯之幕往往不合時宜滌例而歸其能以爲垂容而深信不疑者不球之姚令新安之姚守兩君耳而予少足自給即揮霍解贈於予生一面之知皆有窮乏得我之意而家復不習

治生有涉有潰以是爲客十餘年未嘗置一畝營一椽猶新故貸負相續也吾嘗語以潮汐去來不可必曷少輟以防涸乎君默然久之已曰公向有言車擅壁時天自爲轄閼予謂予之車天爲轉者屢矣人奈何但恃天然已成一往莫返之勢君固無可如何矣迨至癸亥之春御史劉孫東邀予入都予大喜以爲此天大轉閼之會亦予早收轄之一時也然事會不可知予至都女廣交游勿徒恃一御史也君曰不然宜盡謝交游蕃莪御史耳旦晚御史得差予從之出差款幸分俸歸治薄產使衣食粗足從公受易以畢此生足矣予笑此闢門帳

膚可算耶既至都某非所料御史轉薦入甘泉薦甘泉
荒殘令固白門賈人子輸貲得官者也去年家飢至稱
縣賑而令賢惟言是聽一塵不染弊政盡革聲譽大起
子竊疑之恐一時以御史命曲意徇子耳官久亦欲漸
行已意持之太堅則不樂律之太苦則難堪外內不便
子者多其能久其位乎而令果早有異志方訂次年之
盟而代子者已至子然後始悔恨於人情之不可測已
以忠信受詒而吾所見之歷歷不謬也子古人也古道
自處亦遂以古道待人往往為人所愚以致重困去甘
泉時既已病矣令出其白門計簿所有年餘束修已為

家人支取畧盡君迺大困而歸病以益深而至於死莊
子曰大塊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如子之情事
雖百年亦徒勞也于死而後已故予有息而無佚有死
而無老也嗚呼其命也夫蘇子瞻曰四海相知一子由
君亦惟有一嘉玉耳吾不知嘉玉爲君含殮時君目猶
視耶瞑耶予之不能瞑者多矣即以昆仲經營十數年
始得葬尊公而母孺人不即合窆猶淺厝以待倘亦其
不瞑之一端乎君之愛女以室予之次孫勤儉有禮克
盡婦道皆予親敎之也亦既有子有女君嘗過我家見
吾孫曾羅列吟詩淚以爲樂今君之外孫已能隱衆高

吟而君不聞矣傷哉君寛厚仁恕生平不言人過於其
予亦然今來頗不能忍予心怪之予家人亦竊怪君容
色顴頟與人言詞氣不屬予以爲失志者常事也猶借
有遼廿一史將有稽訂以成官制考一湍壯志固有當
無他慮豈知竟以是不起耶今追憶向白鹿時相見之
温其如玉也過君廬之門内和氣藹如也以詩文請益
於予之勤懇也爲改訂一字色然而喜也同予游之左
右扶侍惟謹也哭予子傷心之慟也予之爲吾兒屈辱
公庭予相望而啜泣也每遠歸之過予淡談而竭見肱
也今春之支離相對頻默塞而長歎也容止音欬歷歷

骨在吾目中幾時遂作古人從此不復與相見矣痛哉痛哉昔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後事託朱生暉年少不敢承而堪後竟賴有暉吾初亦以朱生望子而子竟先我厭世吾何望哉嗚呼至痛無文吾不能爲哀誄之辭直敘平生游處之事紀其燕私之語是可悲矣

武塘慈雲寺中元薦亾兒哀辭

歲在壬子節屆中元田間老人西頑逋客武塘於慈雲寺隨衆設薦招吾兒孝則之魂而告曰痛哉兒以篤行純孝慘死盜手行路墮淚通國傷心而郡縣當事惜盜若子寒盜如父夫仇莫報至痛難伸已矣吾氣盡力竭

無能爲矣惟是閑中獨坐旅夜無眠往事縈懷有勞莫代長呼兒數聲眼枯腸斷四年來如一日也兒知之乎今偶客武塘值蘭盆之節世俗皆以此日薦亾主慈雲者吾老友假亭大師既延生以禮懺亦登座而小參武塘爲吾兒之舊游冥路可識假師又吾兒之父執慈膝堪依惟冀來斯聆其法語吾兒夙有根器早識皈依臨没之年精進彌甚遇難之後夢寐時形欵若平生自言未死豈刀兵之劫定業難逃而冤債之空本來無礙但兒素性仁弱雖三途不墮恐三界難超須大喬獅子之神威拔出羅網猛揮金剛之寶劍斷盡糾纏借法力以

生天聆梵音而解悟是所望於吾兒智慧種子也兒之長子業已有孫男婚女嫁總是吾累兒何慮哉至於汝母方氏節烈貞魂自早登上界汝弟鴻祺並蒙枉死應久出人間物故多年痛如初發倘或泉靈未散亦冀扶侍同來舊地重游能無慘斷于以避兵嗣擧家移居沭水皆死難吾言至此吾腸寸絕矣兒乎兒乎謂我何哉

田間文集卷二十五

雜文

賨賁二公救桐城紀事

賨成蜀人桐城守將廖應登之小卒也應登以川兵三千防桐崇禎辛巳流賊張獻忠盤踞六皖山中數出攻破城邑惟桐城不下賊攻之益急應登輕騎出請救於廬州道出舒城方解鞍飯賊騎突至劫之去因挾還桐城使誘降是時桐城受圍久糧且盡守者皆倦有異心賊知之命應登擇卒中能言爲營中素信者使招諭守城兵廖舉成成許之賊夾以精兵二人加利刃其頸迫

至城下成紿曰且稍寬我使守城兵得見我面我好與
語既見城上兵大呼曰我實成也主將爲賊劫回過我
招汝等降幸堅守城勿生異志賊中甚苦西門掘地道
穿城今掘皆遇石不能穿且糧盡火藥盡賊本無多餘
皆烏合無能爲也城中宜速請援兵我判死報汝城中
人知賊急以利刃破其腦且破且號至死號不絕城上
人望見之士民皆焚香叩首守城官亦望之而拜泣斬
剖既盡乃止相與哭泣設主即日建祠祀之賊旋解圍
去明年再至爲黃將軍得功所敗者過城以全
賊之再至也全營畢聚於桐環城數十里設窩柵周而

以団之號爲鐵城雖飛鳥不得過也是時黄將軍得功與劉良佐駐兵池河受鳳督馬士英節制徃時黄兵毎過桐城怒其供應不備詈罵曰一旦賊圍城亦思我來救汝耶城外故有林氏婦善飲量與黄敵黄暱之至是亦役人城居桐人思請兵鳳督無計出圍以語林林慨然請行因爲婦作書情詞哀切以黄素所賂贈物爲信林衣匄衣從水竇出匍伏乞食徧歷賊棚久之乃得過城上望見既出圍去矣計以幾日抵軍前幾日得請於鳳督幾日發兵幾日當至屈指十五日爲速獻賊掠城北最高峰名求雨頂俯瞰城中毎晨發探騎東西去西

至陶沖驛東至呂亭驛各十五騎每騎背插二小紅旗馳驟而往日中返以爲常城上具見之是日日未中見二騎踉蹌自東奔囘囘卽山頂窩棚火起頃之四面窩棚皆火賊大援開城兩有吹角聲塵坌起塵息城外寂然則賊已悉衆西遁矣城中人怪之以郲去纔旬有二日卽救兵來不應如此其速日暮東北塵漲天則黃劉兩家兵萬馬奔騰橫亙數里近城詢知賊已去遂急追之桐人開城爭出持牛豕酒米犒師黃笑曰烏用此俟我殺賊囘乘夜追賊未明及之値天霧賊不意兵卒至撲殺殆盡獨失獻賊獻率零賊竄入黃州山中黃班師

所獲牛馬騾驢輜重不可勝紀每一牛坐婦人嬰兒數人布帛纏縛至桐城召人贖婦孺買耕牛諭桐人曰吾所得何如而需汝區區犒哉徑去不入城城中人怪兵來太速疑請救者未至必先期奉鳳督令而赴援者已知公得林信知桐急不及請於督即夜出兵兼程而進其前哨遇賊探騎盡殲之纔二騎耳縱以歸使報賊故騎至而賊遽遁也是時城中糧垂盡兵不來城且破矣於是爭德公爲建生祠於西街與黃祠共祀不絕云夫以黃將軍勇冠諸將在 烈皇帝朝屢立戰功位至總兵封侯救桐城於將陷桐人德而俎豆之宜也黃偏裨

下一防城卒耳不忍城破甘受屠磔殉城下以救合城人命於彼何所爲哉桐人言之至今泣涕雖與黃將軍並祠尚有不足以鳴其感者今歲時致祭父老皆拜於祠下並稱將軍何嘗知兩公當時分位之有崇卑哉分位者一時名德者千秋有志於世者其亦知所勉矣

長干寺遇舊中官述往事紀

順治甲午年方密之以智既爲僧閉關高座寺余往看之寓報恩寺坐賣卜周勿巷肆中有老僧與同坐故中官也問余知爲桐城人因曰桐城有一方以智尚在乎昔於內廷供事 烈皇一日御經筵回天顏不懌忽歎

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如是者再某跪請其故上曰今早經筵上有展書官陳某乃陳某子其父巡撫河南失機問大辟繫獄候決某衣錦熏香展書朕前略無戚容不孝如此其能忠乎某跪進曰展書官舊例皆然跪近上前防有不潔之氣上觸故衣必鮮華熏香盈袖要令展書時芳香襲御坐耳上曰既知此例便當辭官不然除差可也朕聞新進士中有一方以智其父方孔炤亦以巡撫湖廣與陳某同罪下獄聞以智懷有血疏日日於朝門外候百官過叩頭呼號求爲上達此亦是人子言訖又歎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幾時釋孔炤

而髀其孔炤之得生由此外廷豈知之乎余聞其語隨到竹閣說與以智以智伏地哭失聲北向九叩頭謝恩甲午秋九月事也

吳任臣書吳越王贊紀異

武林吳任臣志伊著十國春秋成語余曰吾作吳越世家說爲武肅王贊述其國政有嚴刑峻法厚取於民以供輸中原等語旣屬稿命繕書書者頭眩目眩不能握筆輟筆不書疾良已再執筆復然如是者三余悟曰豈吾言有過觸王怒耶因吏之謂雖竭東南之膏脂以充中國之貢賦而使東南四十年不罹兵革之禍者王之

功也大意如此更竟付其人振筆直書絕無所諱王去今且千年靈威赫然如是可畏哉吾書成未載其異予爲其前奇幸錄之存諸牒中嗚呼此豈先王之靈爲之亦天不可欺鬼神不可枉也三代直道至今存諸人心者卽天與鬼神之所存也而人顧欲枉之天與鬼神終不容枉韓子稱作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此皆爲枉筆者言也人於世旦暮耳天與鬼神則亙古如一有直無枉寧以久近異哉不然以先王之英雄本星辰河岳之誕降以王此方功成而去仍復其所豈有千載以後尚欲與弱翰書生爭此數字之曲直而區區致罰於儒

書之人吾不信也

鮑心樾救漁人寃獄紀事

余家居青山里近數里內有小市幷賣酒肉以應村人不時之求有鮑翁心樾新安人系出棠樾鮑氏故號心樾自其祖父遷居於此家僅自給不苟取人一文錢以是里中稱爲長者崇禎乙亥年郡丞沈延賞本胄子喜事遣邏卒夜巡江遇江邊漁子六人指爲盜嬰索不遂繫至官延賞大喜而是時皖有兵紳雖廢而氣頗張郡縣有事皆請命焉因勸延賞盡殺之以樹威延賞遂手削爰書定梟罪二斬罪四獄成謝諸上刑有日矣六人

者皆至窮極愚徒以網魚苟活朝夕一旦遭奇誣陷大
辟死卽死耳誰爲白者瀕江人聞之皆嗟痛莫可爲計
翁居去漁所近又素習六人行不忍目擊其冤死也奔
告於先君子叩頭哭泣願毀家以營救其死先君子歎
曰爾家幾何此大事豈汝與我所能救哉吾思之是時
銓部何齋菴請告在郡無子人勸其行陰德可以延後
素尊信先君子於是先君子卽日入郡爲何公言之謂
行陰德莫大於此何公欣然具以六人被誣狀白諸當
事當事固心疑其冤得公言遽駁反其獄詞盡與釋放
翁凡經營半年是六人始免雖主者居間者無毫髮少

費而翁之家已盡矣翁既救出六人生計蕭索泰然自如不以爲悔而是六人益飢窮相繼以死翁猶尉恤其家不倦至今里人能言之年七十餘始有孫余嘗以善人之後思提獎之貧甚從業今不知其所在

紀潤州包君冥判事

潤州有包某者少有至性孝於母明季歲薦饑莩者塡路君每月朔望召集城隍廟列坐兩廊階下人給錢米有相識者輒另厚遺之戒勿再至異時私自周給鄉邑翕然稱爲善人兩舉鄉飲君狀貌魁梧端重若神性好道日持誦太上感應篇每歲正月必齋戒上三茅山禮

華陽洞祈母壽邑人錢某禱夢於城隍廟問母壽及已終身事神語之曰此間判官秩已滿當代代者即包善人某也汝歸問即知之既寤趨公宅求見値君去茅山候數日君歸乃見具道神所語君笑曰此夢寐間事何信之深耶其人哀懇不已因以好語慰諭之使去自是以後精神恍惚舉止稍覺異常即日區畫家事晝夜汲汲若恐不及逾月而病病七日而歿歿之晨室中影影閙有騶導聲君遽起坐遺囑子孫力行善指麾粗畢瞑然而逝未旬日有里人戈姓僕月華者疽發背死逾一夜甦語家人曰頃至一衙門見一官人貌甚偉手持印

籍檢我陽壽未終放令還臨放語曰我包某也汝去爲
我寄一口信以慰老母又一余姓者有愛女甫五歲以
痘死復活亦云到地府中有官人姓包言汝未應至此
遣人送還所見俱與月華說同諸異甚多事載郡志至
今潤州有包判官之稱君三子仲子斌爲池州府訓導
余爲之紀吾嘗觀莊子謂行不善於顯者人得而誅之
爲不善於幽者鬼得而誅之於是有應爲人誅人不之
誅乃授其權於鬼神凡鬼神之賞罰所以補人世賞罰
之所不及也人世之賞罰多不得其平惟鬼神稱至公
則以人世司賞罰之人不如鬼神之司者爲稱任也以

包君生平按之殆為冥判賞罰欽司益信鬼神之擇人而任而包君之為善人也

鳩巢紀異

南山之下桂樹之間有巢焉鵲與鳩爭鳩不勝燕國公子遇之鳩宛頸悲鳴自投於公子之懷公子庇之鵲不知公子之庇鳩也奮翅伸吭而前其音痛憤嘵嘵焉訴其理若有甚長者公子無以決也客曰此鵲也強彼鳩也弱丈夫當扶其弱者鵲笑曰我固鵲也彼亦鷹也形則鳩耳終必負汝公子不信遂斥鵲使其客截鳩梯而升諸巢方鳩之在公子之懷也宛然鳩也及其升巢則

忽而鷹也鷹既得巢乃張目睢盱盛氣謂客曰我何以
汝爲余登巢一呼而衆雛皆斂翼聽命余威伏遠矣今
鵲已拜余下風矣與哉公子豈以爲余不能有其巢而
煩汝之梯而致之耶因攫身側腦時時搏擊其下以威
客客懼而去以復於公子公子貽曰噫吾向者見其宛
頸哀鳴特甚鳩也寧有鷹乎居久之爪角益壯求食益
急凡旁巢之雀鷇無不攫也居人之雞雛出諸柵者無
不攫也則相與譟而逐之不去爭以咎公子公子聞之
曰嘻吾向者惟知其爲鳩也烏知其爲鷹也雖然吾甚
媿夫鵲也

重過茂溪宿羅述素家紀事

余以丙戌秋由綏城入沙陽道出茂溪茂溪士十餘人相見盡一時彬彬之選詰其姓名則羅氏爲盛未幾遇亂困於歸化村中羅氏昆仲述知之以籃輿迓我還茂溪困館南生池館晨夕吟嘯飲酒爲樂凡八閱月而地方兵起鄉里推南生出保障余以病避地轉徙寅緣出關茂嶺備歷險阻僅而生還聞羅氏昆仲以兵事爲地方受累今年余重過沙縣知其家悉無恙惟南生已歿而羅氏昆仲聞余至亦驚喜南生長公述素追念昔莚走沙縣邀余再到茂溪凡別二十年矣溪山如故市井

一新向時同遊者悉皆聚首獨少南生一人耳傷哉是夜即館述素家羅氏諸子盛稱述素之孝且言其母氏之賢往時南生家貧以豪俠聞於閭里食客常滿坐今述素貧益甚賓客益衆母氏不復問家政惟贊其子婦以助成述素志一如往時已之所以助南生者夫婦人以順爲道者也其始也順於夫婦道也其繼也順於子母道也然吾觀世有愒淫之夫內無顧忌縱情極意以至身家俱弊委頓流離乃始歎悔於向者室之無悍婦也至於母慈子驕馴致傲很已嬰禍難噬臍無及追恨母之不早制之使然則順之道豈易言乎易曰家人有

嚴君爲父母之謂也言嚴君而兼以母則母之未易順子可知今其母氏順於夫以成夫之義順於子以成子之孝亦其所遭者幸也吾頃留述素宅六日見其飲饌如流閭內寂無人聲又述素有弟早逝其婦與子皆養於述素內外無間言吾未見一門之內和順如此而其家不與者是可紀也

湖南遊紀略

合肥龔干谷爲湖廣驛傳使者招余入楚丁卯正月與余同爲湖南之遊余意在攬岳陽之勝歷洞庭之險登岳麓道林寺和少陵詩以補吾集中詩題所未備而附

載官舟往來皆御順風勝者略領其勝險者不見所爲險也有詩二十餘首紀事遊岳麓上禹碑亭亭踞中峰之巔有雲麓宮峙其右余以七十六翁鼓勇杖策直造其巔而岳麓寺及書院則且再至初遊有詩四首後同千谷載酒以往爲文以紀其事勒石陷壁間上岳麓寺老僧彌嵩開竹間房設茗果指隔江十年前戰壘所在談交戰事宛然可覩徘徊久之未知道林所在以勢度之當在雲麓宮峰下遊者渡湘江由道林過書院然後上岳麓耳而少陵詩云塔劫宮牆壯麗敵今求其址不可得矣至二云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洞

庭赤沙去寺遠不可見然後知古人用意廣遠劇詞亦得其大槩而已即岳陽樓詩雄視千古余過時春水未生不見有如詩所云者按少陵亦以冬盡春初過湖其所爲詩亦想像得之非實見也吾爲詩一字不肯假設由是觀之亦已泥矣比在長沙月餘其地卑濕余不戒於起居得痺疾已買舟泝衡陽思上南岳謁大錯和尚墓至湘潭疾甚不能進遂返未覩少陵所謂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亦一恨也

閩氣候紀

吾嘗疑天地至大然自燕冀至閩粵南北相去不過四

五千里日行南陸北地苦寒非重裘不可禦冬南人猶
有衣單袷者若粤之雷州臘月衣葛其常也日行北陸
則北地酷熱倍於南土盛夏時几席如蒸中夜至不能
寢閩中惟苦甚暑到夜則涼夜半益涼男女寢皆不解
衣由是觀之南北相去無幾寒暑頓異則中國之爲中
國適正當黃道之中也閩人云近二十年來兵後北人
雜處較冷於昔地氣自北而南耶往時冬雪甚少有霜
霜僅三日過三日謂之厭霜必雨近且連霜三四十日
霜甚重殆北方所未有然不甚寒民間以霜雪爲祥占
有歲尤喜雪遠村僻地有之晨起見四山峰頂皆白日

出卽融近城市絶少今間有之而獨顧於城市溪橋間獨厚輙如綿至山深郁僻處轉薄疑爲人煙水氣迷蒸過寒氣凝結以成故霜不足以壓瘴須雪壓之九月有桂花瘴四月有黃竹瘴瘴氣亦輕不似粤地之瘴毒中之輒殺人山野徒跣之夫犯之多瘧生瘍戕禍者不甚也

建寧風俗紀

閩自漢武帝惡其獷遠難制徙其民於江淮間而虛其地及郡縣既立漸以中土之民實之相傳晉永嘉末光州有危京者來刺建州率其鄉避亂之民以來在官于

有六年辛葬武夷山之石鼓村民不忍去遂以占籍建州之士人知尚文學有伊洛之遺風實由京始自後中原喪亂士大夫多避難閩中至唐常袞以文學教閩歐陽詹之徒應運而起迨及南宋理學人文彬興比諸鄒魯矣蓋其漸濡已久至朱蔡而後稱極盛也其俗尚節義重族氏崇先儒儒戶甚重國家有大徭役儒戶不與焉頗好鬬勇輕生殺人償命罔不畏死大抵山峻水急其人類多負氣建陽志所謂其君子勇於為善小人敢於為惡不獨澤為然也今士大夫多聚居在城者亦閉門自好律身儉約而市井率尚奢靡祠廟之間歌舞宴

會所無虛日大抵皆郡縣胥吏主之所費不貲皆鄉愚小民脂膏也又俗尚鬼信巫覡病不服藥惟禳解符咒得愈喪事用浮屠酷信堪輿停柩累世不葬嫁女奩甚豐或損其家之半女生輒溺之婢赤脚終身無夫婦年三十以上朔望羣聚念佛老少叢襍誦聲嘈嘈則有道媼爲之領袖或導之入寺燒香雖有司嚴禁不能革也

分野説

分野之說世儒多疑之如謂青州正東而玄枵在北雍州正西而鶉首在南揚州東南而星紀在北冀爲東北而大梁在西徐居東而降婁西豫與三河居中而大火

正東鶉火在南躔次與方域何其差謬耶自唐一行著兩戒論以雲漢配江河謂星與土精氣相屬不係於方域而分野之論以定唐志云南斗在雲漢下流爲吳分牽牛寢遠甚南爲越分吳越同壤斗牛女連度然分野殊矣而吾疑分野亦當其時有變易蓋度數分於黃道黃道遷於歲差宿屬斗末者或移而牛初則野屬斗末者亦宜更屬牛初也故猶是越分天官書以爲牛女之分隋志謂自南斗三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正屬吳越之分野兼斗牛女爲言明之統志直以爲斗牛之分大抵星紀之次首斗而趾女當其時占之宿有前有

却而因以爲據故有是不同之說也

建寧形勢說

閩地不當秦楚一大郡每中原有事閩輒自立爲國至於王氏再傳建州一隅與福州並建二君終日尋於戰爭然閩所以能爲國者以其地勢回互溪山嚴阻有險可憑又連山近海物產饒足軍國之需不必取給關外足以自王兼以民情喜亂天下多故此方先叛後服其勢使然也然以中國之兵臨之即輒覆亡此無他故人恃險而無固志近海者恃海爲窟急則航海以遁近山者恃山爲巢急則竄匿巖穴以圖緩須臾死耳是故閩

中之險其人恃之易以亂亦易以敗古人設關如仙霞關爲建寧之北門而地屬浙之三衢即分水嶺亦與江右信州共之不使閩獨有其險良有深算而閩險如仙霞者不可枚舉保閩者當察其要隘所在爲之分地設防使險恐在官而不在民以盡奪其所恃此不寧固圉是計其所以保全閩蚩蚩之民命至衆也

馮詩國病說

杭州馮生好秦西言而善病今年夏在武昌署中所處一軒蕉陰滿院會梅雨不止生方病甚窗外藥竈茶鐺沸聲與蕉上雨聲相亂意思蕭瑟終日擁衾高臥瞪目

看南山樹色而已生不爲詩聽人吟詩道無語然遇佳處輒一解頤余疑於其所解頤者心異之余老不能寐每夜晨起諸子起啜粥治事馮子方貪朝眠聞余起早起飄轉面向裏臥不應而粥亦往往失期不得啜魏子州來知其意故與談虞山牧齋詩誦其佳句則喜神涌恩發卽爲連誦十數首淡論其文章作法之妙益大喜病良已然後知虞山詩文泰西道法皆足以已生之病不減吳太子之廣陵濤也生寓居婺之八詠樓側樓以沈休文得名休文善病生乃亦善病觀其集八詠詩離其字句協其長律豈有所慕於休文而爲之乎休文汲

汲於富貴不已而病若生於聲利之場泊然自遠起居服御取於世者至約固非休文比也且生亦何病特其性情閒澹孤僻似與病近而病亦從而侵之生因而學道因而學詩皆以病爲之緣則病亦何負於生哉

說詩示石生漢昭趙生又彬

文章之道至於詩而才與學黜焉非謂才與學不足以爲詩謂詩非才與學之可以爲也而有其才焉有其學焉有才人之才有詩人之才有學人之學有詩人之學才人之才在聲光詩人之才在氣韻學人之學以淹雅詩人之學以神悟聲光可見也氣韻不可見也淹雅可

習也神悟不可習也是故詩人者不惟有別才抑有別學老焉少焉窮焉達焉勞焉逸焉得意焉失意焉無地非詩無時非學而世謂窮苦之音易工歡愉之詞難好若是則詩宜於山人而不宜於朝士宜於失意而不宜於得意宜於閒適而不宜於應酬古帝王卿相之篇章何以至今稱焉陶元亮以飲酒閒居命題而曹氏父子身不離軍中杜子美詩人之窮者也遭時取官逃省披之清華侈宮庭之壯盛其工麗妍婉豈出王李下哉然則亦第論是詩人非詩人耳時與地隨其所值而已夫詩人之詩何嘗不以才為之學為之而決為詩人非才

人學人之所可爲此其故固今時稱詩者所不能解也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六